



金色的焰火反刍河流的光芒

■李欣蔓（四川）

风吹开雨雪的纷争
一排排枫树挺拔俊秀

我站成它们中的一员
曙光立在枝头
阅读茫茫河山

叶子舒展蜷缩的灵魂
在春光里踟蹰

金色的焰火反刍河流的光芒
澄澈大地的目光

调色板

■杨剑城（湖南）

展开调色板
将大地涂抹成斑斓的画卷。
金黄是初升的太阳，
温暖着每一寸渴望生长的空间。

碧绿是复苏的森林，
在微风中摇曳着生命的欢颜。
粉红是绽放的花朵，
羞涩地露出她们最美丽的瞬间。

还有那天空的蓝，
如同深邃的海洋，
包容着万物的生长，
也映照出春姑娘清澈的眼眸。

春风跑过窗外

■鸽子（云南）

镜子兀自不动，幽深如井
镜中人的眼眸，是另一口更深的井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那些沉不住气的大雷声小雨点和鸟鸣
那些不愿退却的寒冷和阴暗，
若隐若现
谁的太息如一轮明月掉进井里
激起了水心的迎春、桃花和风行子
让抬头纹、川字纹、鱼尾纹又多了
谁的马匹冲出栅栏跑过浅草鹅黄的山坡
唤醒流水、土鳖虫和鸣鸟
让远方的梦诗的灵魂又一次扬起了翅膀
镜中人的脸红了红，镜子动了
有一阵春风跑过窗外，一声接一声
喊她的昵称，并说着：我爱你春天来了，春天真的来了

昨夜枕眠忆当初

■石文字（贵州）

故事稀稠凄忆苦，疏寒霜浥聘婷思。
簾边弄影幽禽语，磬外涸波寒石歇。

副刊责任编辑：

王建成 冯开俊 郭园
金松 王晓军

白婆

■袁石军（陕西）

白婆是我的邻居，在我四岁那年她就去世了。她的娘家在武关街白院，嫁到我们这个庄子后，一生未育一男半女，老伴在很早的时候就离世了，只留下可怜的白婆孤零零生活在人间。

白婆的房子和我家后院墙紧挨着，在懵懵懂懂印象中，是一间低矮破旧的土房子，坐东朝西，室内比室外地势低，阴暗潮湿。除了灶台，只有一个土炕、一个小桌子、一个木箱子。门前有一块小菜园，轮番种着小葱、黄瓜、青菜等蔬菜和各色花卉。每逢彩霞燃烧的夏日傍晚，白婆家花园里的指甲花、地雷花绽放了，我蹲在边上，摘下指甲花椭圆形的籽包狠狠摔在地上，看它们炸裂后籽粒飞溅的样子，并用地

雷花瓣染红指甲，张着双手去恐吓小伙伴。

白婆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在那个封建礼教禁锢的年代，和其他妇女一样缠着小脚，走路一摇一晃的。每天清晨，太阳刚爬上东山头，白婆就起床了。我睡在床上，能清晰地听到她用扫帚清扫院子的“唰唰”声。

一个孤寡老人生活起来实在太难了，除吃粮食是队上供应外，烧柴、洗衣、做饭都要靠自己。河边地里的枯蒿残枝落叶，白婆都捡回来当柴烧。尽管日子寒酸，但无论什么时候，白婆那发白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平平展展的。

白婆尽管命苦，但性情豁达，心地善良，与邻里关系处得很融洽。农忙时节，谁家忙

的孩子顾不上带，就留在白婆家，白婆总是将箱子里自己舍不得吃的柿饼、核桃拿出来哄娃。隆冬时节，外面北风凛冽，我经常钻到白婆家里，爬到热炕上享受痒酥酥的温暖。白婆为人正直，爱说公道话，谁家儿媳不孝敬老人、妯娌之间闹矛盾、邻里地畔产生纠纷，白婆都去劝解，直到双方握手言和。大伙儿说，白婆这个闲事管得好。

白婆还懂得中医，有艾灸绝活，给小孩看病特别灵验，谁家的孩子感冒咳嗽、拉肚子、脾胃虚弱，带到白婆家里，白婆在穴位上燃起自制的艾条，随着袅袅升腾起的青烟，孩子的情绪很快平复，很快就痊愈了。这也为她在村里赢得了好名声。

后来白婆走了。白婆是五保户，后事是村里队长牵头，组织乡亲们操办的。乡亲们纷纷拿出自家的柴米油盐，让白婆风风光光地享受了在世时没有过的待遇，体体面面地送上山。白婆去世后，我家掏了50元从大队手中买下白婆的房子，拆除后成为后院的一部分。那些年每次回到家乡，看到那熟悉的地方，时常就会想起白婆。

随着时间的流淌，对白婆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在离开家乡的日子，不时会想起那个遥远的年代，想起那座缠绵的村庄和那位慈祥的老人，真想穿越回那个年代，承欢在白婆膝下，好好地磕头尽孝。



不待扬鞭自奋蹄 摄影 | 林廖君（广西）

偶然相遇，爱之深切

■黎强（重庆）

也许是一种缘分使然，在文学创作的路上，我偶然结识了《华夏早报》“思想者”副刊，在我的心里又打开了一扇明亮的视野之窗。

就像找到了心爱的恋人一般，我喜爱、珍惜着这样的精神高地和文化园地。每天关注着“思想者”的动态、文字，把这份精神食粮细细嚼慢咽，补充着丰富的营养，为自己的阅读增加趣味，为自己的思想洞开智慧，为自己的文字注入活力。于是乎，“思想者”就成为我爱之深切的、不可或缺的灵魂伴侣。

我敬仰“思想者”的国际格局，我崇尚“思想者”的多元化风格，我膜拜“思想者”喊出的“拒绝平庸”的高起点。我在“人文版”“文学版”中穿行，俯拾这片沃野上的馈赠，把对“思想者”的一见钟情转化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以文字的表达致敬“思想者”，感谢编辑老师的厚爱，相继刊发了我一些自愧弗如的散文、诗歌，让我在与“思想者”的亲密接触中找到了文学创作的自信，在“思想者”这块园地上开出了几朵小小的花儿。

令人无比惊讶的是，“思想者”以宽阔的胸襟扶持着我的文字，也培育着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2023年，我的散文《母亲的陪嫁》入选年度优秀作品（散文类），2024年，我的诗歌《我的名字它们全都认识》获得佳作奖（诗歌类），这让我喜出望外，莫名激动。我想，这并不是我文字的胜出，而是包括如主编艾华林先生等在内的所有编辑老师对我的鞭策与鼓励。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与“思想者”这场一生一世的恋爱，将会谈得更加巴心巴肠、如胶似漆。

既然相遇相识，定当相亲相爱。我爱“思想者”！

少误解怨恨的面纱蒙蔽了双眼，揭开时却又柳暗花明。毛姆以他的冷静告诉我们：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存在许多灰色地带，有太多的幽微曲折；那面纱撕开之时，我们的信念就该破灭吗？不，该如凯蒂，淡然地接受生活的安排，接受自己的罪恶与美好，不夸大，不缩放，不畏惧，也不刻意。

在《面纱》的背后

■胡艳红（甘肃）

毛姆的《面纱》讲述的是关于爱情、背叛、救赎。

英国女子凯蒂闪婚，本就是对自己对婚姻的不负责，婚后会对婚姻感到不满和无趣，逐渐被魅力十足、高大英俊的香港助理布政司查理·唐生吸引而出轨，可在东窗事发后唐生露出自私的本性而背弃了凯蒂，丈夫瓦尔特为惩罚妻子的不忠，带着凯蒂随他前往遥远的湄潭府，去平息一场正在疯狂流行的霍乱瘟疫。在异常凶险的环境中，他们经历了折磨与死亡。凯蒂亲历了幻想破灭与生死离别，却在修道院看到了善良，付出与大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似乎在爱情、背叛、死亡的漩涡里抓到了救命稻草，从此脱胎换骨。

毛姆描写瓦尔特评价女主凯蒂那段，让我拍案叫绝：“我对你根本没抱幻想。”他说道，“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的企图、你的理想，你势利、庸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为了欣赏你所热衷的那些玩意，我竭尽全力，为了向你展示我并非无知、庸俗、闲言碎语、愚蠢至极，我煞费苦心。我知道智慧将会令你大惊失色，所以处处谨小慎微，务必表现得和你交往的任何男人一样像个傻瓜。我知道你仅仅为了一己

之私跟我结婚。我爱你如此之深，这我毫不在意。”

再如凯蒂对于丈夫瓦尔特，俩人不是夫妻，更像是“同乡”——“相敬如宾”，两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甚至，凯蒂在心底瞧不起。正如书中所说：“重要的是爱一个人，而不是被人爱。一个人对爱他的人可以丝毫没有怜悯之心；如果他不爱她们，就只会觉得她们厌烦。”即使知道丈夫帮助湄潭府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在中国人和法国修女眼中，是个善良、热心、高尚和无私奉献的人，可还是无法爱上他，直到他死亡，她也清楚自己并不爱他。

对于唐生，毛姆充分描写了他贪婪、圆滑、精明算计等等卑劣丑陋的本性，在妻子的照顾中养尊处优、爱慕虚荣，名誉、仕途，什么都比凯蒂重要。可哪怕凯蒂看透了、恨透了、成长了，最后的最后还是投入自己鄙视的唐生的怀抱，哪怕她也鄙视自己，哪怕读者亦或外人怎么怒其不争，这也是人性的真实。好在她最终灵魂觉醒，与亲情和解，与父亲一起生活，寄希望于未来，她希望腹中的孩子是女儿，能看到她培养女儿的美好蓝图与憧憬……

瓦尔特偏执的爱里也有他的自私和狭隘，直到死前，他

两行眼泪掉下来，说的却是《挽歌》里那句“死的却是一只狗”（好人收养了一只狗，一直和谐相处，一天狗发疯咬伤了人，人们以为人会死，结果人痊愈了，而狗却死了）。凯蒂最后知道，瓦尔特极有可能是拿自己做实验，才感染致死的。

凯蒂在修道院自我救赎的部分很值得一读，可以引起我们对生活对死亡对价值对爱情等一系列的思考，有段文字印象深刻：“我有一种想法，觉得唯一能使我们从对这个世界的厌恶中解脱出来的，纵使世事纷乱，人们依然不断创造出来美的事物。人们描摹的绘画，谱写的乐曲，编撰的书籍和人们的生活；而其中最为丰饶的美，就是人们美丽的生活，那是完美的艺术杰作。”

《面纱》取自雪莱的诗“不要揭开那张彩色的面纱/那些活着的人管它叫生活”。大意是人们为了安心地活着，都相信爱情、忠诚、诚实等，而其实它们不过是笼罩在生活真相上的一层彩色面纱，一旦他人的行为与我们对他们的期待相左，这面纱就会被撕开，我们的信念也会随之而破灭。

在生活中，需要拨开多少迷雾般的面纱，才能看清生活的真谛。因为多少偶然、美丽的误会交织成的缥缈面纱，真相却让人不忍直视；又因为多